

原本是書生

于晓明著

YUANBEN SHI SHUSHENG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本色文丛·于晓明 主编

原本是书生

于晓明 / 著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原本是书生 / 于晓明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3.1

(本色文丛)

ISBN 978-7-5507-0235-6

I. ①原… II. ①于… III. ①日记—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63758号

原本是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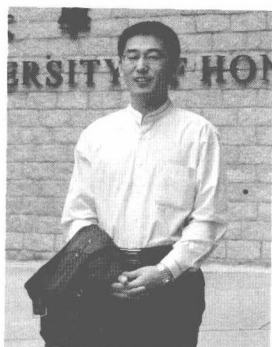
YUANBEN SHI SHUSHENG

出品人 尹昌龙
策划编辑 于志斌
责任编辑 陈 嫣
责任技编 蔡梅琴
装帧设计 王 璇
书名题签 嵇贾孜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93 (批发) 83460397 (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龙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Tel: 0755-83460859
印 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155千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
定 价 32.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于晓明，笔名古农、鲁冰。1975年生于山东桓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职研究生。现供职于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国学网。中国报业网专家团成员，中国十大创新传媒新锐人物。现任《都市文化报书脉周刊》总编辑。出版《无定集》、《川上集》、《茶歇集》、《门外漫谈》、《我，或者我们》、《居京笔记》、《命若蝼蚁》等专著；主编“书脉日记文丛”、“书脉文库”、“中国日记大系”、“读美文写日记丛书”、“当代文人日记丛书”等。创办《日记报》、《书脉》、《茶韵书香》，创建中华日记网。

序 一

◎ 龚明德

一个多月来为子善兄的刊物补订一篇关于郭沫若的拙文，一直在逐字通读常任侠的两部日记，虽然这作为公开出版物的日记有少量删节，但还是让我大开了眼界，弄清了那段历史中的一些具体实在的人事细节。

就在这时，我接到于晓明的《原本是书生》一书的电子文本全份，这是他二〇〇七年中九个月的日记。有编辑刊物的甘苦、有经营公司的辛劳、有面对人事纠葛的无奈，当然更有文朋诗友的交往和文友书友之间真性情的流露。这本来就属于个人私密性质的文字，其发自肺腑的夫子自道，以及其中涉及的一些人与事，全可以作为文化史个案方面的第一手材料，供今人、后人们去从中细究一些有关“课题”之可贵线索，如同我刚通读了的常任侠的日记一样。

所以说于晓明此日记的公开印行，是一件益于今世后世的雅事。

而且，于晓明日记中提到的很多读书人或者说文化人我都熟悉，这些人无论名气大或小，也无论对文化的贡献巨或微，他们其实都是中国当代文化史的组成部分，都是值得留下文化印痕的。

我自己是天天记日记的，时间至少也有三十多年了。尤其在“单位”上受了冤屈后，我要大篇大篇地抒写当日“史实”。因为，我是父母的长子，兄弟的长兄，晚辈的长伯，还无可争议地是孩子的长辈，也是一家之主，我没有任何资格软弱！

“坚强”的男人、女人，他们的“软弱”全在日记中——如果他（她）记日记的话。一个立体的人，除了要尽可能多地读他的书信，还要尽可能多地读他的日记，方能在述说中成功显现。

2 原本是书生

搬家时，我的日记装了一个大的纸箱子。但是，我自己还没有勇气出版我的日记，因为上面的一些真实记录，估计连我自己也忍受不了它们被公开。

我对于日记的意见，除了希望日记的作者一定要对生活作真实的记录和感受一定要是独具个性的之外，别无看法。我不同意对过往的日记修改和删节，我甚至像孙犁一样，主张要出版日记，就发行手迹影印本。好多年前，我曾经撰文责怪丁玲生前丈夫陈明修改丁玲日记的行为，文章曾被北京的《中华读书报》转发，颇有影响。

我读了晓明这一年的日记，感觉都是真实的生活记录，也是有个性感受的文字。而且晓明一直坚守着日记这块丰厚的土地，耕种收获，洋洋大观，他今年主编的“书脉日记文丛”（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四部大书（分别是《日记闲话》、《日记序跋》、《日记漫谈》、《日记品读》），我已经列为我的必读参考书。

一个社会，只要法制健全、政策健康，绝不会反对社会成员讲实话。一个没有心灵阴影的人，是乐于向世人吐露真的、富有个性感受的声音的。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办公大楼三〇八

序 二

◎彭国梁

于晓明者，《日记杂志》和《书脉周刊》的执行主编是也。有关于晓明自筹资金创办《日记报》三十多期，《日记杂志》又三十多期，已有不少文朋诗友撰文介绍，故从略。在此，倒是想说说我与

晓明之间两件颇为有趣的事。

其一，我的日记。二〇〇七年四月，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开卷文丛”第三辑，其中有我的一本《书虫日记》。在其序言中有这么一段：

本来，我是不大习惯写日记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曾在弘征先生主编的《青春诗历》上写过两三年寥寥数语的日记，那是因为一九八八年的“诗历”上选有我的诗。然后，不知怎么就断了。一断就是十四五年。直到二〇〇五年，因为山东自牧、于晓明等主编的《日记杂志》特邀我加盟他们策划的元月一日至十五日的《半月日谱》专号，我才又慎而重之地买了一个精美的日记本，一五一十地写了起来。《半月日谱》完稿后，意犹未尽。好像每天晚上不写上几句，就欠了点什么，就有些睡不安稳。那就写吧。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或三言两语，或啰里啰唆。流水账有之，心情感悟亦有之。记书账是向鲁迅学的，但对所买之书却又记之不详。日记，不像平时的文章那么讲究，轻松而又随意。总之，写着写着，就感到这写日记原来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写日记确实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我的生活也因此而变得更加充实。《书虫日记》之后，我又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书虫日记二集》，这是我二〇〇六和二〇〇七两年日记的结集。现在二〇〇八和二〇〇九的《书虫日记三集》、二〇一〇和二〇一一的《书虫日记四集》也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俗谚云：“吃水不忘挖井人。”如果我的日记是“水”，自牧和于晓明自然就是我的“挖井人”了。

其二，我的画。晓明《原本是书生》二〇〇七年四月十三日记载：

下午彭国梁来，交谈半时许，相约至彭燕郊先生府上拜望。国梁兄即电话告知彭老，老人很高兴地同意我们前往。步行十五分钟，至湖南省博物馆彭寓，送上书，老人非常高兴。闲谈时许，参

4 原本是书生

观两套书房，拍照，请彭老题字。彭老欣然题曰：

万金宝剑藏秋水，一片冰心在玉壶。

古农先生正腕。 彭燕郊 二〇〇七年四月

受赠《彭燕郊诗文集》一套四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出版。

告别彭老，国梁兄驱车带我们去参观他的书房——近楼。这是座四层小楼，装修简单而书味浓郁，七八个书房分门别类装载着不同内容的书籍，每间房屋里都是通上而下的书架，阵容颇为壮观，直令我大开眼界、叹为观止。难怪被卓雅称为“中国最美丽的书房”呢。拍照若干。国梁兄近来迷恋上钢笔画，乘兴也在我的册页上画了一幅。我建议他在《书脉》开一个专栏，一文一画，肯定好玩。他欣然同意。受赠国梁兄编的《跟鲁迅评图品画》中国卷、外国卷各一册（岳麓书社2003年版）。

再翻开我的《书虫日记二集》二〇〇七年四月十三日：

于晓明来长沙，住芙蓉中路的新闻大厦。下午约三点半至他的房间。我和他是第一次见面。他赠我新书《门外漫谈》和杂志《名流周刊》等。并转交自牧给我的新书《尚宽集》。扉页上有自牧题联：“庭栽竹少堪容鹤，池种莲多不碍鱼。”陪于晓明和与他同来的画家宋肇水二位拜访彭燕郊先生。彭老师赠《彭燕郊诗文集》一套给予晓明，赠《走近彭燕郊》和黄礼孩编的《彭燕郊专集》给宋肇水。在彭老师家的门前合影留念。然后又带他们至近楼观书。送他们二位《跟鲁迅评图品画》各一套。晚上与晓明聊书和杂志至十二点。

在我的日记中没有谈到画。原因是我当时心里没谱，所以也就不好意思把晓明的“稿约”记下来。谁知晓明回到北京后，还真把这事当了真。他来电要我将与“书”相关的画寄过去，在《书脉》杂志的封二上开一个“彭国梁画书”的专栏。就这样，《书脉》杂志二〇〇七年的第四期、第六期、第七期连载了我的“胡乱涂鸦”。我在二〇〇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

于晓明寄来《书脉》第四期，封二载‘彭国梁画书’线描画四幅……《书脉》上的‘彭国梁画书’是我的‘处女画’，意义非同寻常。于晓明说，杂志出来后，他周围的几个朋友见了，没有人相信我是从来没画过画的。”

我的日记和画，都是在晓明主持的杂志上首发，这对我而言，晓明就是我的福星了。

写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说，我和晓明是有着特别缘分的。他的这本《原本是书生》我是一字一句看了的。给我的总印象是：亲切，实在，有情有义。有创业的艰难和酸甜，有淘书的欢欣读书的乐趣；有对朋友的真情厚谊，有对亲人的思念关爱……字里行间，有一种温度，也有一种厚度。晓明是一个性情中人，也是一个志存高远、满怀激情、有理想情怀的人。晓明啊，用他自己的话说，原本是书生！

我喜欢这样的书生，也喜欢这样的日记。因此，乐而为序。

二〇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于长沙近楼

序 三

◎周 实

二〇〇七年到今年，一晃，就是五年了。整整一个“五年计划”，眨眼，也就过去了。人生有几个五年呢？一五一十，一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三十五四十，四十五五十，五十五六十，六十五七十，人生七十古来稀。一个RAR，也就压缩了，压缩成了一个文件，一个小小的电子文件。

二〇〇七年的于晓明刚过而立之年吧。那时的他什么模样？

6 原本是书生

那年，他遇到了什么事？那年，他碰到了哪些人？那年，他有些什么故事，有过多少喜怒哀乐？那年，他所经历的人事，对于今天已过“而立”或者还未“而立”的读者会有一些什么启发？只要打开这本书，我们也就能看到，或者多少能感悟，他是如何的工作，生活，怎样的想事和做人。

同时，我们还能看到他是怎样写日记的。看到他如何打下逗号，随着好多逗号奔波，遇到句号停了下来，面对问号锁紧眉头，碰到某个惊叹号露出他的一脸惊讶！日记是内心的真实记录，随着这些标点符号，变化，起伏，着重，转折，我们也会感同身受他内心的情感波澜。

他写是因为他的存在，他写是为了他的存在，这与写得如何无关。如果他写得不好，那就是他存在得不好。如果他写得好的话，那就是他存在得好。

作为一个写作者，无论他在写什么，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写日记，他都是想通过语言来显现自己和这个世界。语言在这里并非真理，它只是他在世的方式，或者，是他存世的方式。斟字酌句只是作者在记忆自己经历的人事，体会自己内心的情感，检视自己脑中的思想，通过自己所写的文字反射世界的一小部分。同样，世界也并非各式各样的人事总和，而是人事互相关联所构成的复杂网络。这本日记所记录的人与事是相关联的，人事只有在关联时才能呈现所谓的意义。

晓明的文字有意义吗？还是让我们来翻看他在二〇〇七年所写下的这本日记。这本日记无论怎样，它都真实地表现了晓明那年度过的日子以及曾经拥有的姿态。能本真地记录下自己的生活 and 思考，在我看来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二〇一二年七月六日于长沙

目录

Contents

二〇〇七年一月日记 / 1
二〇〇七年二月日记 / 26
二〇〇七年三月日记 / 47
二〇〇七年四月日记 / 75
二〇〇七年五月日记 / 103
二〇〇七年六月日记 / 134
二〇〇七年七月日记 / 161
二〇〇七年八月日记 / 186
二〇〇七年九月日记 / 204
二〇〇七年十月日记 / 226
后 记 / 253

二〇〇七年一月日记

【一月一日 星期一 晴】上午前往故宫游览，以完成去年“第一场雪后看故宫”的心愿。从北门（即神武门，修缮中）入，分别游览了延晖阁、千秋亭、钦安殿、御花园、养性斋、储秀宫、绛雪轩、坤宁宫、交泰殿、乾清宫、军机处、保和殿、中和殿、太和殿（修缮中）、弘义阁、金水桥、奉先殿、斋宫、诚肃殿、景仁宫、延禧宫、承乾宫、永和宫、藻堂等。印象深刻的是金銮大殿和于永和宫展出的“清代嫔妃生活展”，前者雄伟壮观，后者悲凉凄惨。一个皇帝，一生要和多少女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册封制度是这样定的：上面是皇太后，下面是一个皇后，一个皇贵妃，两个贵妃，四个嫔，六个妃，贵人、常在等无数。秀女每三年大选一次，年龄从13岁至18岁不等，可想而知，那么多的美女被选至宫中，但终其一生而未见皇帝一面者，大有人在。至于为争权夺利而勾心斗角、生死残杀者更无计数矣。

在宫中游览时，不时有鸟雀从头顶飞过，或在树枝间鸣叫，使我倍感亲切又倍觉荒远。

于故宫书店购《马衡日记·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故宫》、《故宫沧桑》（刘北汜著）、《实说慈禧》（刘北汜编）、《宫女谈往录》（上下册，金易、沈义羚著）四种五册，为“故宫文丛”系列，紫禁城出版社版。

出神武门，乘人力三轮车游览北京的胡同。先后转了大石作胡同、米粮仓胡同、恭俭（原为宫剪胡同，乃太监居住之

地)胡同、油漆作胡同、什刹海胡同等等,了解并感受了北京这一特有的古老的市井文化。所谓“市井”,市,即胡同;井,则因以前百姓门前皆有一眼水井故名。登车拉我们的汝师傅一路介绍老北京的风情乡俗,如什么是“门当户对”,四合院的结构及长幼妇孺居住次序,文官武官及不同级别官员的门房有什么不同,北京人为什么喜欢种枣树、石榴树等等。意外收获是,顺道我们看到了邓小平的寓所,大门紧闭,门口由卫兵(不是警察,而是军队士兵)把守,青砖灰瓦的建筑充满了神秘。据说邓小平夫人卓琳和女儿邓楠仍居此寓。

穿过“御道”,我又转了几条小胡同,看了看新修的仿古院落建筑(此地乃毗邻皇宫的风水宝地,每平方米土地的价格已高达六万至八万元,一般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多为有钱人及外国人购买建造)便直奔荷花市场,顺着什刹海岸边的“酒吧一条街”往北,折往西,即至恭王府。恭王府花园始建于1779年,是现今保存最完整的清代王府花园。相传这里是《红楼梦》中的荣国府和大观园的原型,很多影视即拍摄于此。这里曾是清代大学士和坤及恭亲王奕訢的住所,园内楼台亭榭错落有致,有北方建筑之雄厚挺拔,又有南方建筑之精巧轻灵,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满眼的翠竹和假山巨石,还有檐窗雕镂的蝙蝠。据说和坤将此处称为“万蝠园”,意为“万福”。为此,在布局设计上可谓费尽心机。比如一进西洋门(上刻取自庄子的“静含太古”四字)的那个水池状似蝙蝠,名叫“蝠池”,“蝠”与“福”、“富”谐音,周遭遍植榆树,叶落后全部落入池中,意谓“天上余钱,落满福池”,“富富有余”。如此之类,在园中不乏其处。

出得恭王府,前往郭沫若故居。因冬天整修未对外开放不得其观,只在门口拍了一张照片即返。门口的人力三轮车队引起我极大兴趣,可以说,他们是北京胡同与民俗文化的传递者,特

意给他们拍了几张照片。

归而于景和轩港式餐厅吃咖喱牛肉饭。餐时接庞中华电话，邀我陪他往访任彦芳，应允饭毕即往。八时许，抵任寓。交谈三时许。十一时半归寓，即寝。

接凌鼎年、刘宗武、尚建荣、衣惠春、顾建新、贺钟健刘桂聪夫妇、贺丹、夏雷鸣等师友贺年短信。一一复贺。

【一月二日 星期二 晴】辞友宴，专心校稿。至晚，校毕《尚宽集》及《名流》（五期）清样。转宋、韩再各校一遍，吸取上期的教训。宁可慢一点，也要细一点。

致自牧老师函并寄回《尚宽集》及我的半月日记清样稿。致沈力先生函并《日记杂志》二册；致人民文学出版社魏新民先生函并《日记杂志》、《名流周刊》各二册；复谢大光先生函并赠《川上集》一册；致东营窦有奎函并《名流周刊》二册，《茶歇集》一册。

秀娜打电话来说壮儿的白细胞竟然高达二万八，吓了我一跳！正常人的不过三四千啊。嘱她遵从医嘱，赶紧输液治疗。挂了电话，急忙奔去银行，给她汇去三千元，给孩子看病。

晚，辗转反侧睡不着，干脆起床观看《朱元璋》。后夜三时许睡下。

【一月三日 星期三 晴】上午任彦芳来访。商议其文集出版事宜，我建议名《任彦芳文存》，先出四卷，分别是《谎言的悲剧》（40万字）、《北大日记》（20万字）、《美国日记》（70万字）、《血色家族》（30万字）。其实我对《谎言的悲剧》和《焦裕禄在兰考的504天》更有兴趣，因为它们触及了中国现实最真实的一面。正如任老所言，中国有多少悲剧，掩盖在谎言之后！中午请任老于圣朝酒店小酌，席间他又向我谈了他的同班同学张

炯、谢冕、刘绍棠的一些轶事。饭毕，上楼继续交谈。我把《书脉》和《名流》杂志的创办思路及发展目标讲给他听，并建议一定要将《风云初记》拍成电视连续剧，不要留下人生的遗憾。他欣然同意一起想办法找投资商，把以上诸多设想变成现实。我意一件一件具体落实，贪大求全往往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

杨运发来单嵘的诗文集文字及封面设计稿；致淄博文化局刘心德局长函并杂志二册。

下午继续校稿。

晚，应邓加荣先生邀请，前往西单“天津百饺园”酒店参加元旦 Party，在座除了邓加荣夫妇以外，还有畅销书作家田雁宁及其女友小孟、《人民公安报》编辑部主任张泽民、《啄木鸟》编辑晓敏、《小说选刊》编辑李普、《啄木鸟》首任主编李庆宇等。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冠以“雪米莉”名字的系列作品风靡全国。从普通百姓到专家学者，人们似乎是一夜间发现了文学与社会大众那种自然而且应该存在，但在几千年的文学史上一直被创作者或批评者有意无意忽略的衍生共存关系。他们从“雪米莉”的作品中看到了中国新时期的通俗小说形式，而且迅速接受和传播开来。“雪米莉”就是田雁宁。在此见到田雁宁有点意外，更意外的是，已近耳顺之年的田雁宁，竟然依然“愤青”十足。他虽然说“自己从来不反对什么”，实际上言语间对于当前中国一些社会问题的不满已经表露无遗。他说，从来不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任何活动，尽管自己是作协的理事；他说在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和作品，没有他“崇敬”的作家，有几个只是“喜欢”而已。他说，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垃圾，漫天飞舞。自己更是在制造垃圾。他现在主要在搞编剧，用他的话说，是在制造（非创造）影视。他曾经一天之内写作十个剧本的大纲，包括故事情节和主要人物关系表等，然后交给“写手”分集编写。

他坦言，现在署他的名字编的剧本，十之八九不是他写的，都是找别人写的……他的一些言论和观点，引起在座的不同意见。尤其是《小说选刊》的李普和我，更是坚决反对。我问田先生，你心目中的“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和作品”是什么样子的？你自己也说自己是在制造垃圾，为什么明明知道还在做呢？他未置可否，顾左右而言他。

李普正在组织“博鳌文学高峰论坛”，想以此激活一下沉闷的中国文学现状，邀请我们参加，但愿他能成功。邓老正在编辑注释“十才子书”。所谓“十才子书”，指的是这样十部作品：《三国演义》、《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燕》、《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花笺记》、《斩鬼记》、《三合剑》。它们中有小说、传奇和戏曲。有第一流的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和优秀的戏曲《西厢记》、《琵琶记》；但也有滥竽充数的，如《三合剑》。即使名列第二的《好逑传》、第三的《玉娇梨》和名列第八的《花笺记》，也由于格调不高，落入才子佳人小说的俗套，在中国文坛的影响也极微。因此，所谓“十才子书”的选择和排列，本身就是荒唐可笑的。有人说此出自金圣叹，恐怕不确。

对于中国文学的未来，总体来讲，大家还是一致抱乐观态度的。正如田雁宁和邓老分析的：现代作家（尤其是新生代作家，如“80后”）的写作方法和语言是老一辈作家无法企及的，但是其思想深度和知识广博度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能沉下心来多读一点书，厚积薄发，应该会出大作家的。我由此联想到前几天刚结束的中央电视台选拔主持人的活动，从万名选手中最后录取六名，评委由中国几乎所有的知名主持人组成，央视黄金时间播放，竞争是相当激烈和残酷的，也是相当严肃和公平的。连老牌主持杨澜都不得不承认：如果她参加今天的竞选，肯定会被淘汰的。最终录用的选手虽然年龄刚及弱冠，但表现得已是相当的成

熟和优秀，综合素质出乎人们意料之好。从这些人的身上，我们不但看到了希望，更感到了震撼。

九时许归寓，冲澡后写毕日记，睡下。

【一月四日 星期四 晴】为殿涛兄的地产公司设计标志一枚。

接顾建新先生函及稿《方寸之间大天地》；接王耀东先生电，称已来北京《人民日报》大地书画院工作，想合作云，相约改日细谈。致电戴存伟兄，交谈半时许，非常愉快。挂了电话，进入他的博客《一个伪警察的私人空间》浏览，写的大多是关于其三岁小女桢桢的趣事。小桢聪明乖巧，小桢爸爸的生花妙笔很是引人入胜，逗人心怀。如此关爱女儿的，存伟兄外，还有听儒兄、摩罗兄。比起他们，我深感惭愧。壮儿已快两岁了，我却不能在他身边给他父爱，伴他成长，甚至一家人不得团聚。每每思之，歉疚之情便压上心头。

接张穆舒电，嘱抽空去采访彭湃之子、著名核动力专家、有“核潜艇之父”之称的彭士禄院士，应允之。

印厂来人调整版面。缺乏责任心、无大局观念是目下年轻人最大的问题！给编辑们开会，重申纪律。在管理上，一味的心善不见得就是好事。

晚，观《朱元璋》六集。近零时，突然接沧州王林清电话，云在京，期面晤，二十分钟后至静庐，风风火火。他主要为沧州日记大赛事宜而来，谈了当地领导的一些意见。我的意见是，能和他们联手当然最好，如果人为复杂化，弄成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活动，就有违初衷了，不如作罢。谈时许，王起身告辞返冀。

【一月五日 星期五 晴】校毕《淡庐日影》。

接皇甫束玉先生函；接江苏赵登亮函并日记答卷一份；接段